

城中又有大小房址若干。門向南，門前有一牆壁，表示爲城門所在地。城西、城北均有高塔。城北塔右側有一排佛洞，洞中牆壁上有用木具或金屬具刻畫民族古文字。亦有刻人像者，頭戴幘帽，即西域記所謂巾帽，鼻梁高聳，所繪或爲一西域人形貌。城北大道東有若干小屋，汗木多在依河邊一小屋旁發掘。發現半身佛像模型一件。存頭部及胸部，姿態美麗，兩目無珠，衣紋緊束，表現出犍陀羅派藝術作風（圖版肆叁，圖1）。十一月三日，開始作清理工作。先掘河西岸古城北廢洞。在古城北有一廢塔，在廢塔南面大道之東，有一排佛洞，南臨乾溝。在此一排洞中間，一洞內作長方形。有小房數間，鱗次對比若街市。中有一長甬道通墓室，兩旁洞窟頗隘小，疑爲僧侶靜修之所。牆上有用金屬具或木具劃的文字，因剝離過甚，僅識漢文「惠寶題記」、「僧進」等字，疑此爲過往僧侶巡禮之所，此字亦爲彼等所題也。在此排佛洞之西首有一洞（古城圖C），原爲山石所掩，不現洞形，及掘出山石而洞現。洞頗寬闊，中間堆積碎石渣殆滿。清理之後，在洞壁東部露出二陶罐（圖版壹肆肆，圖7）及尸骨與衣巾之類。中有尸骨二具，頭東足西，橫陳洞中。在尸骨上用白藍色綢巾纏裹，頂部有圍巾打結，類今之西服。骨骼頗粗壯，外爲男身，裏爲女身。又出現木板甚多，已腐，蓋以陳尸體。西域葬法，不用棺木，多數是在洞中堆砌一土台，四周以木板作欄圍之，而置屍體於其上，此墓亦然。在女人頭部，尋出金星石一粒，如心狀，疑爲女人帽上之裝飾品（圖版壹壹貳，圖56）。陶罐在死者頭旁，有大小二件：大陶罐作粉紅色，有一耳，大腹細頸，口部微殘，發現時陶罐外面滿纏絲織殘巾；另有一小罐，上刻水波紋，罐中皆無物。殉葬品除此外無其他遺物，洞深二，寬二·六〇，高二·五〇，洞口寬一，口徑深二·一〇米，牆壁以黃土泥塗之，無粉畫。凡墓室皆素淨且陜隘，庫木土拉亦如此，蓋以別於居室也。但此墓中死者爲男女二人，與一般墓葬無異，或非僧侶之墓，但爲何與佛洞並列，是一問題也。乾溝東有墓室一排，略與此同，但無題記。十一月四日繼續清理河西廢洞。在城北山麓濱河，有兩道低脊沙梁。在沙梁上，均有已傾圮之建築物。在南沙梁中，有洞室十餘，對比如市，外有深二丈之墓道，原爲山石所掩，後經歐人掘出。在南沙梁北，另有一沙梁，形式與南沙梁同，全爲山石不現墓道。但沙梁上有牆壁一段，疑山中有洞室，乃用三十人發掘，作一橫斷沙梁之探溝，至二米深三米長之溝內，出現洞壁。次日仍繼續發掘，至三米深，抵墓室。其形式與南沙梁之墓室大抵相同，仍爲一長甬道。兩旁有若干小洞，駢列對比，掘現依南一小洞，牆壁粉刷白色若新。上刻繪一小人像，但因山石下墜，洞中填滿沙石，掘至半腰時，山石不斷傾圮，當時幸無人在此工作，不然將被山石所埋埋矣。因土質疏鬆，發掘困難，且工程浩大，乃停止工作。至南沙梁洞中，其形式爲一長甬道。甬道兩旁，各有小洞五，鱗次對峙如街巷，此類洞窟均鑿山石爲之，土質爲碎石及沙土所構成，甚易傾圮。故此處洞皆用木料作架，面塗黃泥及草莖外，又用黃泥塗之，極光平，再塗白石灰，在此牆壁上，並無粉繪。在小洞中無佛像，有用木具或金屬具刻劃文